

“烧大牛”：胶东孙臆信仰习俗调查与研究

祁慧军¹·孙晓晨²

摘要

孙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因其非凡军事才能与传奇经历而被后世神化，遂建庙以祭，最终形成了以胶东渔埠村、瓦北村及东永安村为核心，方圆达几十公里的孙臆信仰圈。在西乡渔埠村，每年正月十六举行盛大的“赶庙会烧大牛”祭祀活动。这一仪式活动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信仰传统，且在乡村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时代嬗变，乡村公共仪式活动在构成、服务对象以及自身功能等方面均发生了明显适应性变迁。

关键词：孙臆崇拜，渔埠孙子庙，烧大牛，赶庙会

I. 村落与家族

渔埠村位于昌邑市都昌街道驻地正西 15 公里，占地 4.5 平方公里，北至西永安村，南至后章村，东至角埠村，西依浞河，河西为肖家埠村。全村耕地面积 2800 亩，村南平原地，村北为田地。传统上以农为主，种植小麦、高粱、玉米、棉花等。全村共 360 户，1040 人。据介绍，过去村落整体呈方形，外有圩墙和沟壑（咸丰辛酉八月十二日，南匪突至，为保全全族性命，始修护庄大墙，后又挖沟壑）。³1949 年以后，渔埠村几经整治和扩建，始成今天格局。

渔埠村原为单姓村，孙氏一支独大。据渔埠村孙氏宗谱记载，其始祖出自河北省枣强县，因夏、金兵南侵，宋兵抵抗，使当地百姓无法生活。故孙氏始祖——孙海、孙岱、孙城、孙礼兄弟四人由枣强县流亡平寿（潍坊古称平寿维洲北海）。历数代，其后裔孙均迁居潍县华疃村（今潍坊市寒亭区华疃村）。后又有部分孙氏后人从华疃村辗转迁至杨孟村、西南孙、西北孙、东南孙、东北孙等地。公元 1500 年前后，孙氏第十五世孙网始由西南孙迁居今昌邑市西乡渔埠。孙网迁居西乡后，因建房于土埠

之上，且村民多以捕鱼为生，故取名渔屋。后人丁繁衍，开枝散叶，始成村落，延续至今。渔屋村以农耕为主，清康熙年间改称渔埠村。乾隆以降，因村中连中数名秀才，为敬慕儒生，一度称之为儒埠，清末，复称渔埠。⁴明清时期渔埠村属申旺亭社，民国时期属北兴福镇，1949 年以后属于昌邑县第二区（即永安区），以后迁到双台区，1958 年成立双台人民公社，1983 年属于双台乡，1996 年属都昌街道至今⁵。

据宗谱记载，孙氏后裔孙网迁居西乡后，后世子孙尊其为始祖。大抵传至四世、六世时，形成村内八大族支，后又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最终奠定了现在的十四族支。如今，村中最高辈分的老人为十三世，即祥字辈的孙高祥与孙京祥。应该说，较之邻村，单姓村是渔埠村的基本特点。因为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各个同姓分支，村民对本村的认同感和内部凝聚力显然高于其他村落。同时恪守同姓相婚，其生不繁的祖训，村民的通婚圈完全限于外村外姓，这在客观上也强化了村落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此外，由于入赘、户籍迁移等因素，不少外姓人陆续定居渔埠村，从而打破了渔埠村有史以来单姓一村的格局。

II. 孙臧庙与崇拜的地方化

1. 渔埠孙臧庙的基本情况

渔埠村原有两座庙宇，即东顶菩萨庙，西顶孙臧庙，具体何时修建，已无从查考。据村民回忆，菩萨庙建立的年代要早于孙臧庙。菩萨庙原有大殿三间，前出刹，有明柱。孙臧庙面积不大，只有4平方米。文革期间，两座庙均被毁弃。⁶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孙臧庙于1992年选址重建。重建后的孙臧庙位于村西路边，为砖石建筑，面积仍为4平方米。庙内主供孙臧，当地俗称之为孙老爷。孙臧塑像高约一米，呈坐姿，头戴方巾，着常服。其左侧侍立者为李牧，持剑；右侧为袁达，持琼。⁷两者均高约半米。据说两人均为孙老爷的站班，即专门保护孙老爷的侍卫。庙两侧有对联一幅，上联：“做好人有好果天知地鉴鬼神钦”，下联：“行善事定善报心正身安魂梦稳”。庙前安放香炉一座，其右侧立有石碑一方，上书“升平郡王”。⁸

据传，当年始祖孙网刚迁居渔埠时，并没有修建庙宇。直到十五世时，方祭拜孙臧，始建孙臧庙。也就是说，渔埠村的孙臧崇拜并非原生，应为迁居西乡后，受周边村落影响逐渐形成。据史料可知，渔埠村建庙祭祀孙臧，最初源于瓦城社的孙臧祭祀。康熙本《昌邑县志·卷三·建置志·坛庙》载：“孙子庙，在县西30里瓦城社，孙臧仕齐，食邑于此，故祠之，宋熙宁4年重修，内有奇槐，见在八景，谓之孙子庙奇槐，既此，顺治17年道人孙守德重修”⁹。又《昌邑县志·卷七·杂述志·古迹》载：“鄆城，在县西海滨30里，《左传》庄公元年，齐师迁纪于鄆，即此，俗呼瓦城，半为水渐，城南有孙子庙，出《齐乘》”¹⁰。可以想见，周边村落孙臧庙的兴建，与瓦城孙臧庙的辐射作用不无关联。换言之，正是由于受到瓦城孙臧崇拜的影响，才渐及周边乃至更多村落，如清光绪年间修建的东永安村孙臧庙、渔埠村孙臧庙，以及后来修建的众多主供孙臧的庙宇。从而形成一种稳定且持久的孙臧崇拜信仰圈。

2. 孙臧崇拜的由来

据孙氏族谱考述，孙臧原名孙伯灵，齐国人，出生于阿、鄆之间（今山东省菏泽市鄆城县北），生活于公元前380—320左右，即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时期，与商鞅、孟轲同时代。

最早关于孙臧的记载见于汉司马迁《史记》。在《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¹¹中首次对孙臧年少与庞涓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两人之间的恩怨以及受刑仕齐等进行详细描述。在《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¹²与《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¹³对“田忌赛马”、“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经典战例进行生动描述。而后，汉刘向的《战国策卷九·齐策一》、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二》、宋李昉的《太平御览》等均有对孙臧不凡的军事才能或传奇经历进行记载。纵观历代文献对孙臧的描述，大体可以看出，在史学家的笔下，孙臧是一位料事如神的军事家，并以战无不胜的战神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正是由于孙臧战无不胜且创立了流传后世的兵书，故百姓视之为战神、保护神加以崇拜。可以说，孙臧崇拜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国家祭祀到民间信仰的转型。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孙臧作为六十四将之一，纳入武成王庙配祀之列，开始享受国家祭祀¹⁴。而后孙臧的从祀地位几经废立。最终至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朱元璋下令废除唐宋以来对武成王的祭祀，对其“罢庙祭、去王号”，孙臧的从祀地位因此被连带废除，乃至在国家祀典中彻底消失。所不同的是，民间对孙臧的崇拜却大行其道，且被累封为“升平郡王”，各地修建的孙臧即孙老爷庙更是香火鼎盛。不少行业甚至把孙臧作为祖师爷加以供奉祭祀，如皮革业、鞋业、豆腐、木炭、泥塑业等等。民间有关孙臧的小说，如《乐毅图齐平话》、《列国志传》、《孙庞演义》、《新列国志》等的流行更是将

其形象进一步泛化、民间化、神圣化，成为战神与行业守护神的象征。

3. 孙臧崇拜的地方化

昌邑地区孙臧崇拜的直接原因是孙臧曾食邑于此，被视为一方君主。换言之，孙臧与昌邑发生关联的主要原因是“孙子封地说”。据载，孙臧仕齐期间，蒙大将军田忌赏识，以围魏救赵、退兵减灶等战术，协助齐国取得马陵之战、杜陵之战等胜利，立下赫赫战功。于是齐王以鄆邑封之。

孙子封地说，其出典最早见于康熙本《昌邑县志·卷五·功封》：

“孙臧，齐军师。孙武之后，生鄆阿之间…于是以田忌为将，以臧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魏与齐战于桂陵，大破魏军。后十五年，魏与赵攻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与孙子救之，直走大梁。涓遂去韩而归。臧用减灶计，度其行，夜必至马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涓果夜至。举火读未毕，万弩俱发，魏兵大乱，涓乃自刎，曰：‘遂使竖子成名’。齐因乘胜破魏军，虏太子申以归，孙子因以名显。威王封于都昌为食邑。”¹⁵

同样的记载见于乾隆本《昌邑县志·卷五·勛土》：

“孙臧，孙武之后，生鄆阿之间……后十五年，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威王封臧于都昌。”¹⁶

以上两条史料可知，马陵之战胜利后齐威王将都昌赐与孙臧为食采之地。

又据康熙本《昌邑县志·卷三·坛庙》可知：“孙子庙，在县西北三十里瓦城社。孙臧仕齐，食邑于此，故祠之。宋熙宁四年重修。内有奇槐见在。八景谓孙庙奇槐即此。顺治十七年，道人孙守德重修。”¹⁷其《卷七·杂述志·古迹》又云：“鄆城，在县西海滨三十里。《左传》庄公元年，齐师迁纪于鄆，即此，俗呼瓦城，半

为水渐。城南有孙子庙。出《齐乘》。”¹⁸ 以上史料可说明，孙臧曾采邑于瓦城，瓦城即鄆城的俗名，即孙臧采地在古鄆城一带。此外，在乾隆本《昌邑县志》中也有明确记载：“孙臧奇槐 孙臧食采于鄆，庙在瓦城……”¹⁹、“孙子庙，在县西北三十五里瓦城。孙臧食邑于鄆，后人立祠祀之，祠有奇槐二株。宋熙宁四年重修。国朝顺治十七年，道人孙守德重修。”²⁰ 光绪本《昌邑县续志》也持同样说法：“孙子庙，在瓦城，乾嘉以来屡修，光绪二十三年赵含琳、孙际可等复倡修”。又“升平郡王庙创造有自来矣。考之孙子建功于齐，食邑于鄆，鄆人共沾其恩泽，故立之庙而祀焉。盖稽田碣所载，则自宋之明以来，历代重修”。²¹可见，入清以后孙子庙的存在即已常态化，而孙臧崇拜则在民间广泛流布，且呈地方化色彩。

III. 仪式展演：扎大牛与赶庙会

传说孙臧曾骑一头凶猛高大、威力无比的独角金牛，指挥齐军破敌致胜。受封以后，也经常骑独角金牛巡视乡里，将封地治理得平平安安、风调雨顺。当地百姓十分敬重孙臧，纷纷建庙供奉。据了解，凡是信奉孙臧、孙老爷的村落，都有正月十四前后“烧大牛”以祭拜孙臧的仪式活动。民间相传正月十四是孙臧诞辰，于是村民将这一天定为庙会日，发愿每年扎制一头独角牛膜拜祭祀。祭祀过程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仪式展演，包括正月初十启动的扎大牛仪式，正月十五前后的夜庆，以及正月十六当日的游大牛、祭大牛、摸大牛、烧大牛活动。当然，较之瓦北、东永安等经济实力雄厚的村落，渔埠村的整个过程要简单一些。不过，由于渔埠村孙姓村民占绝大多数，且以孙子后人自居，这就使得渔埠村的仪式活动别有一番不同的风采。

1. 扎大牛

一般在正月初十过后，渔埠村村民即着手扎制独角大牛。据村民回忆，以前人们是以家

庭为单位，扎制一头约2米长、1米高的小牛。文革时期，老庙被毁，扎牛活动被迫停止。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1992年新庙落成后，扎牛活动逐渐得以恢复。这时人们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扎制大牛，且形制越扎越大，从1米到5米不等，体型巨者可达10米。近年来，大牛的形制基本固定，一般为3米高，10余米长。

渔埠村共有6个生产小队。一般情况下，扎大牛由相邻的两个生产小队搭伙，一起来完成，总共扎制3头大牛。虽然渔埠村的村民同属一个祖先，但因为血缘关系有亲疏之别，在合伙扎制大牛时，人们更愿意打破居住地域的限制，与血缘关系较近的小队合作。不但如此，在扎制大牛过程中，各小队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人们都希望自己扎制的大牛更美观更高大一些。因为扎制大牛需要耗费不少精力和财力，如果某一小队扎制的大牛又高又大，那就说明该队比较富裕且人丁兴旺。就如前些年，每每会有五到六户同一族支的村民合伙扎制一头大牛，在正月十五日凌晨趁着夜色悄然发走。而这几户人家往往是村里比较有钱有势的，他们习惯用这种方式来凸显自己的地位和财力。

整个扎制过程有较为明显的分工，男性一般负责扎制大牛的骨架。他们先是用较粗的竹竿、高粱杆、竹篾等扎制大牛的骨架，然后用较柔细的柳条、桅杆等填充大牛。装饰牛身的任务则由妇女负责，她们用被单、床单缝成“牛皮”，用铝箔纸糊成“牛角”，用黄纸剪出“牛毛”，用各色彩纸剪出铃铛、牛鞍、牛眼睛等各个细部及装饰品。扎制大牛的工期较短，为保证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大牛的制作，村民都是全体出动，团结协作。

通常情况下，正月初十过后，人们会前往自己生产队的聚集点，有经验的村民自然成为轧制大牛的领导者，开始为参与活动的人们分配任务，像是牛毛、牛身上的装饰物等的剪裁费时费力，一般由村民带回家完成。大牛的骨架、牛皮、牛尾等扎制工作，因为需要较大的空间且不方便移动，所以都是在各小队的聚集点完成。在大牛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扎制完成后，

就剩下组装了。大牛的形制体态虽然每年不同，但基本结构并无二致。在组装过程中，参与了多次大牛扎制的村民会成为指挥者，他们会为正在组装大牛的人们出谋划策，较为年轻的村民扮演组装工的角色，他们按照老人的吩咐，把牛身上的各个部位组装在一起。最后的装饰则是大家的工作，全小队不分男女老少齐上阵，把剪好的装饰品用胶带或米糊糊粘在牛身上，最后再由手巧的妇女们做点睛工作。

从正月初十开始，全村的人们聚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家常。就在那个当下，各小队的聚集点成了全村老少相互沟通、熟络情感的信息交流平台。在那里，不管是村里发生的大事，还是个人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涉及到本村的人或事，只要想知道都能得到。因此，聚集点俨然成为各路消息的发布平台。

2. 游大牛

大牛扎好以后，一般会临时放置在聚集点的院落内，由一两个村民负责看护。据老人讲，以前发生过大牛被故意破坏的事情，为了保证能在正月十六庙会上如期展示，需要对大牛进行特别看护。

正月十六，天刚亮，人们就能听到从不同角落传来的鞭炮声，这也预示着庙会活动的正式开始。在游大牛的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三个本村成年男性，他们挑着噼啪作响的鞭炮为大牛“开道”。跟在后面的十几个村民用竹竿抬着大牛，他们会从自己的聚集点出发，沿一东西向的村道，绕村一周。队伍最后，是前来祭拜和游行的村民，也有一些其他村庄的人。游大牛的队伍十分庞大，但分工明确，或负责“开道”；或负责抬大牛；更有从其他地方请来的锣鼓队、秧歌队、舞龙队等。三支游行的队伍从不同的地点出发，最后汇合，把大牛安置在孙膑庙前的一块空地上。据介绍，大牛的安放颇有讲究：牛身务必南北放置，头北尾南，面向孙老爷庙。

3. 拜孙臆与祭大牛

渔埠村庙会从正月十六日早上持续到下午，会期一天。庙会上除了卖喜钱、供香的小摊，更多是卖水果、蔬菜、日用品的摊商。

经调查，正月十六当天，附近村庄的人都会来渔埠赶庙会拜大牛。人们会按照约定俗成的礼节，先拜孙老爷，后祭大牛。具体的流程为：

人们首先来到孙老爷庙前，把事先准备好的供香点燃插在东侧的香炉内，把纸钱放到孙老爷庙前的火堆上。没有提前准备纸钱和香火的村民，会到专门经营香火的小摊购买供香和喜钱，价格从5元到50元不等。上香后，来到庙前的台阶上，跪拜，祈求孙老爷的保佑。据说，孙老爷不仅是护佑一方的地方神，还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战神，只要心意诚，人们的愿望就会达成。访谈得知，大多数村民的祈愿是保佑一生平安，祛病消灾，也有祈求升官发财、事业进步之类。跪拜之后，人们会拿起庙侧的一把扫帚，象征性的扫一扫身子，意为扫除晦气、疾病和灾难。

接下来是祭大牛。此时，孙老爷庙前的空地上正在表演秧歌和舞龙，可谓既赛神又娱人。戏班是从外村请来的，表演的曲目没有一定的限制，多是根据大家的喜好而调整。看完表演后，大家便纷纷奔向大牛，争先恐后，用手触摸大牛的全身，祈求保佑平安，带走疾病。当然，摸大牛也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先是一边摸，一边围着大牛转三圈，然后根据每个人愿望的不同而去摸大牛身体的不同部位，如所谓摸摸老牛尾，到老不长病；摸摸老牛头，吃穿也不愁；摸摸老牛身，保佑会发财云云。

4. 烧大牛

临近中午十一点时，在管事村民的号令下，秧歌队和舞龙队的表演告一段落，摸大牛的人群也自动散开。几个村民挑着点燃的鞭炮以大牛为中心，作顺时针方向绕行。鞭炮过后，不时有村民围拢而来，磕头跪拜大牛，祈求保佑平安。十一点时，几位男性村民开始点燃堆积

的纸钱和大牛。同时，锣鼓队奏响，四周的人群在喧天的大音中默祷，希冀大牛将自己的心愿上达天听，告知孙老爷。此时，仪式活动达到高潮。为使大牛尽快完成使命，在老牛被烧到仅剩一半的时候，几个村民即用木棍将未被燃及的部分尽量拢在一起，以便完全燃尽。在渔埠村民看来，大牛一定要全部烧尽才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人们的疾病和苦恼带走，才能将愿望带给孙老爷。

IV. 对渔埠庙会的几点认识

1. 孙老爷与独角金牛的因缘

据传说，孙老爷有俩坐骑——一匹马和一头牛。一般行军时，孙老爷骑马；作战时，则骑独角大牛。传说独角大牛是神牛，能日行八百里，花蹄来往如生风。正是借助于神牛之力，孙老爷打赢了无数战争，终成大业。²²

当然，至于孙臆骑牛形象开始于何时，现已无从考证。但通过对渔埠、东永安、瓦北几个村子的走访调查，辅以历代史书及传世小说中关于孙臆事迹的描述，可以推测，孙臆常以骑牛形象出现，大概与以下两项有关。

其一，昌邑地区的孙臆崇拜属于带地方色彩的英雄崇拜。在当地信仰体系中，孙臆是包括历史上孙臆形象在内的多个历史英雄人物的组合体存在。例如，用火牛来祭祀孙臆，很可能是杂糅了同为齐国猛将的田单的历史事迹。史书记载，齐愍王时期，齐国遭燕军重创，生死存亡之际，田单以“火牛阵”击破燕军，收复七十余城，光复故土。因此，为了更好凸显孙臆的战神形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了两者的时空差异，移花接木，将“火牛克敌”之功转嫁到了更具代表性、更加著名的孙老爷名下。走访信仰孙臆的几个村落发现，当地村民对田单并不熟悉，虽然在瓦北孙子庙内发现有道光年间吴克思所写《独角牛歌》中提及“田单用火攻触墙”一事，但奇怪的是在当地的传说中却只字未提。

其二,人们相信孙臆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所向披靡,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死后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唐朝开始,孙臆作为武成王的配神享受人间祭祀。入明以后,虽然孙臆的配祀地位被褫夺,但在民间却累封其为“升平郡王”,从而被纳入民间信仰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道教神灵谱系中,仙人多有以骑牛形象出现者,如道教始祖老子即其典型。而孙臆作为民间神灵谱系中的一员,一位神力无比的仙人,自然也可以此形象示人。

2. 渔埠庙会的特殊性

昌邑地区最早的孙臆庙位于瓦城县龙岗镇,修建年份不详。²³据县志可知,明清时期,昌邑地区的孙臆崇拜渐盛,瓦城附近的几个村落纷纷建庙以供奉孙臆(俗称孙老爷)。差不多同时期,迁居此地的渔埠村民在与西乡当地人通婚交往过程中,受到邻村孙臆崇拜的影响,也开始信奉孙老爷,修建孙臆庙。与其他信奉孙老爷的村庄相比,渔埠村的孙臆崇拜即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点。

相同点在于:村民们相信孙臆是战无不胜的地方保护神,因其卓越的功绩采邑于此,经常骑独角大金牛巡游四方,为百姓排忧解难,伸张正义,所以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通过对三个信奉孙臆村落²⁴的走访可以看出,村民对孙臆传说的记忆大致相同,对孙臆的信仰比较普遍,都有定期祭祀孙臆的庙会。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村子都会在庙会当天举行焚烧圣物祭祀孙臆的仪式,圣物均为孙臆的坐骑独角金牛。而渔埠村孙老爷庙的特殊之处在于:孙臆崇拜既有地方保护神的特点,又有祖先崇拜的性格。渔埠村传统上是单姓村,占全村人口九成以上的村民为孙姓,在村民印象中,孙老爷既是保护神,但更是自己的老祖宗,老孙家的先人。因此,在渔埠村孙姓家族的情感意识中,孙臆更多的是以祖先的身份存在,多了些来自血缘上的亲切感与归属感。这也使得渔埠村没有出现东永安村那样一个村子存在两个主神两个村庙²⁵的情况。

3. 庙会的适应性变迁

(1) 庙会与集市相结合

如前所述,渔埠村庙会从正月十六早上持续到下午,会期一天。规模从1949年以前只限于村西头孙臆庙周边的单纯小型庙会,发展到今天横贯东西向主街道,同时兼具集市功能的大型庙会。早些年,参加庙会的大多是本村村民。正月十六当天,黎明时分,人们将事先扎制好的小牛以及其他供品,整齐地摆放在孙老爷庙前。接着是上香和烧喜钱。事毕,向孙老爷跪拜、磕头、许愿。这些仪式活动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完成。仪式后,开始赶庙会。庙会上售卖的东西大多与孙老爷有关,如纸扎的小牛、线香、喜钱、元宝等,也有一些经营小吃和玩具的摊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庙会本身性质或功能上的变化。过去,渔埠村没有专门的村集,大多会去附近村落的集市买东西。但随着庙会规模越来越大,庙会传统的功能也发生渐变。实际上,人们在参加庙会希冀获得孙老爷庇佑的同时,也希望满足人们的多样化的购物乃至娱乐需求。庙会上不但有经营传统喜钱、线香等的摊位,还有水果、小吃、蔬菜、玩具、日用品等生活用品摊。前来参加庙会的不再是善男信女,更多的则是游玩、购物或者探亲访友和普通村民。庙会转型为庙市,俨然成了渔埠村大集市,一个具有商品贸易、信息交换的集散地。

(2) 庙会服务对象泛化

过去,庙会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信奉孙老爷的善男信女,赶庙会为的是祈福消灾,如生了重病无法医治、庄稼歉收、升官发财等等。随着时代的嬗变,科技的昌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公共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科学文化知识极大普及,人们不再单纯为了治病、求安、消灾等因由求助于神明孙老爷。顺应时势的变迁,庙会服务的对象也由传统的信众群体转向更广大的普通群众。加之今天的庙会,事

实上附加了物流、人流、信息流的集市功能，从而实现了庙会的现代转型。

(3) 庙会中各方的诉求与满足

从1992年新庙建成后迄今，每年正月十六日，渔埠村一直坚持举行烧大牛祭祀孙膑的庙会活动。诚然，本村人和外村人对渔埠庙会的态度和诉求是不同的。首先，渔埠村本村人，他们由衷地热爱本村的庙会，希望庙会能一直办下去，并通过庙会来团结村民，凸显村庄的实力。其次是外村人。外村人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同样信奉孙老爷的人，他们赶庙会更多的是来祭祀孙膑，对庙会充满虔诚和尊重，但他们会将渔埠村的庙会与本村的庙会进行比较，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村庄的庙会更好一些。另一种是不信仰孙膑的人，他们大多是来凑热闹，更多的是看中庙会的娱乐和贸易功能。

就庙会参加者的构成而言，各方的诉求并不一样。首先，渔埠村庙会由几个老一辈村民组成的庙会管理小组负责管理，他们不但要设法招揽投资以保证庙会的正常运转，还要策划扎制大牛及邀请戏班等其他事宜。对他们来说，每年一次的庙会是一年中头等重要的事情，他们希望通过庙会来凝聚人心，获得民众的认可。其次，村委会虽不直接管理庙会事务，但始终与庙会管理小组保持良好的关系。据村民反映，村委会几天前，刚刚补交去年庙会小组请戏班时欠下的款项。对村委会来说，庙会具有凝聚人心，增强认同感的作用，也能提升村庄的知名度。再者是为庙会正常运转提供资金支持的资助方。资助方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医生、教师、政府工作人员等。一般情况下，资助方都与渔埠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多祖辈出身于渔埠村，发达后搬到了城里生活，在村民眼里这些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当管理小组联系他们，并希望能为家乡的庙会做些贡献时，这些人都表现的异常积极，慷慨解囊。这是因为，通过对家乡庙会的捐助能得到一个好的名声，提升家族在村里的地位，并让仍生活在村中的亲戚获得一份殊荣。当然，对于善男信女而言，参加庙会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祭拜孙

老爷，并希冀得到孙老爷的庇佑。毫无疑问，庙会上叫卖的摊贩大多与信仰无关，庙会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市集而已。

4. 乡村公共仪式活动的喜与悲

渔埠村及其附近几个村庄都有烧大牛祭祀孙膑的仪式活动。这种以孙膑庙为中心，以焚烧圣物为主要仪式的乡村祭祀活动具有加强参与者的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集体荣誉感、自豪感的实际功能。从正月初十大牛的扎制到正月十六大牛的游行再到大牛的焚烧，几乎所有渔埠村孙氏族全体出动，集体参与。整个过程中，外村人及外姓人原则上是排除在外的，只有被认可的同姓本村人才有资格参与其中，村民亲身的参与加强了自我对孙氏宗族的认同。正月十六当日，经过村民合力完成的长达十余米的独角大金牛被平稳地安置在庙会现场，十里八村前来赶会的人，一边怀着羡慕的心态围着老牛观赏，一边将渔埠大牛与其他几个村庄的大牛作比较。近几年来，为在庙会规模上赶超其他信仰孙膑的村落，在村民的有意推动下，渔埠村的庙会规模越来越大，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自然，村民不惜花费重金扎制的大牛，在给村民带来无上夸赞与荣耀的同时，也增加了村民自身的荣誉感，更是向外界展示一种团结、富裕、向上的村落形象。

烧大牛，俗称发老牛，这是渔埠村庙会仪式活动的高潮。午时一到，硕大的老牛被几个村民点燃，在短短几分钟内10米高的大牛就被焚烧殆尽，这一仪式也象征着净化和重生。一方面，老牛带着人们的祈愿和诉求上达天听，把人们的期许告知孙老爷。另一方面，随着老牛化为灰烬，这一年的厄运和不幸也被老牛带走。形式上，村民用烧大牛来祭祀孙老爷，希望得到孙老爷的庇护。但内在的意义在于，依托实际存在的孙膑庙以及每年正月十六定期举行烧大牛赶庙会，来唤起流传在渔埠村的孙膑神话传说、孙膑信仰和孙子后人的集体记忆，从而起到团结族人，加强认同感，彰显力量等作用。

但在日常操作中,这种一年一次的乡村公共仪式活动却存在很多困难。

第一,每年一次的烧大牛祭祀活动颇耗民财。因为大牛轧制的工期较短,一般是从正月初十开始到正月十五结束,所以在扎制大牛期间,村民几乎是停下手头所有的活计,一心扑到大牛的扎制工作上。扎制工作属于无偿劳动,村民不会获得任何报偿。而轧制大牛所需资金也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从物料准备到大牛的最终成型前后花费约两万元,大牛本身也带不来任何经济收益。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扎制的大牛仅用于正月十六不到半日的观赏,而后就被大火烧尽,实则劳民伤财。

第二,村民的自发捐助是维持渔埠庙会运转经费的主要来源,这也带来一定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如2017年的庙会,渔埠村并没有按惯例由两个小队扎一头大牛,而是全村扎制一头大牛。这是因为前一年村民所捐善款维持不了三头大牛所需的经费,更不用说还要支付庙会当日戏班的开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渔埠村只能举全村之力扎制一头大金牛。

第三,渔埠村本身的经济实力问题。较之其他村庄,渔埠村面积小,人口少,本身就存在资金不足问题。渔埠村之所以恪守古训——“孙老爷从来住的是小庙”²⁶,其深层原因恐怕有一定的经济原因。因为单靠渔埠村自身的经济状况,确实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修建一座像东永安村那样的大庙。访谈中,村民对于其他村庄建有规模巨大的孙臆庙很是羡慕,认为自己村也应该修一座体面的孙臆庙才是。在年复一年扎大牛祭祀孙臆的仪式中,仅扎制大牛所耗费的资金就十分巨大,更不用说是附加的其他费用。大牛扎制好放在空地上后,要接受前来参加庙会人员的评判,渔埠村为了彰显与其他村庄的不同,特别是孙臆信仰的正统地位,往往会不惜花费重金举办一个盛大的庙会。而这恰恰加重了村庄的经济负担。

V. 小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业资本注入传统的庙会。庙会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地方将庙会承包给某个企业,开发成传统文化旅游景点。如瓦城的孙臆庙就被当地政府承包给一家文化企业开发成了以孙臆崇拜为主题的旅游景点,以收取门票和租金的形式运营。所不同的是,渔埠村的庙会仍维持着传统的经营方式,以善男信女的捐款维持日常运转。

据了解,渔埠村相邻的几个村庄均建有孙臆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各村大规模建造孙臆庙的情况下,渔埠村并未采用大多数村庄那种盖大庙的做法,而是修了一座面积不足四平米的小庙。即便在复兴传统文化,发展旅游的热潮下,渔埠村也没有像邻近的东永安村那样成功申报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臆崇拜”,更没有引进商业资本,而是不合时宜地仍旧固守着传统的发展模式。近几年来,随着其他几个村的庙会越办越红火,渔埠村却因资金问题面临庙会办不下去的困境。这让渔埠村意识到了发展的危机,村民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本村正月十六烧大牛的宣传,寻找合适的投资方开发本村的孙臆庙。当然,至于效果如何,有待观。

注释 *

- ¹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教授。
- ²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研究生。
- ³ 引自渔埠村孙氏族谱记载。
- ⁴ 《昌邑县地名志》编撰委员会编:《昌邑县地名志》,济南:山东新华印刷厂,1987年,第197页。
- ⁵ 《昌邑县地名志》编撰委员会编:《昌邑县地名志》,济南:山东新华印刷厂,1987年,第385页和387页。

- ⁶ 据村民讲，参与破坏孙臆庙的几个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报应，或其亲戚患病，或生活不顺。
- ⁷ 东永安村孙臆庙内，孙老爷即孙臆两侧站班为柳木袁达；瓦北村孙臆庙内，孙老爷两侧站班则为李牧与袁达。
- ⁸ 据渔埠村老人说，孙臆因功被累封为升平郡王，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明清时期。
- ⁹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坊新闻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 ¹⁰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坊新闻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 ¹¹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161—2169页。
- ¹²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845、1846页。
- ¹³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893、第1894页。
- ¹⁴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十五《礼乐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77页、378页。
- ¹⁵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坊新闻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 ¹⁶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坊新闻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
- ¹⁷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坊新闻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 ¹⁸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坊新闻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 ¹⁹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坊新闻出版社，1996年，第190页。
- ²⁰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坊新闻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 ²¹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坊新闻出版社，1996年，第583页。
- ²² 传说来自瓦北村孙子庙主管付老先生口述。
- ²³ 关于瓦城孙臆庙的记载最早见于康熙本《昌邑

县志·卷三·坛庙》。“孙子庙，在县西北三十里瓦城社。孙臆仕齐，食邑于此，故祠之。宋熙宁四年重修，内有奇槐见在。八景谓孙庙奇槐即此。顺治十七年，道人孙守德重修。

- ²⁴ 三个村子庙会举行的时间上有差别：东永安为正月十四，西永安和瓦城是在正月十五，渔埠则是在正月十六。
- ²⁵ 东永安村有三大家族，齐家、丛家和吕家。其中丛家和吕家信奉孙老爷，在村西头土埠上建有一座威严巨大的孙臆庙，会在正月十四举行隆重的祭祀孙老爷（孙臆）仪式并焚烧圣物独角金牛；而齐家信奉玉皇大帝，在村东头土埠上也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玉皇大帝庙，会在正月初九举行隆基祭拜玉皇大帝仪式并焚烧圣物大马。
- ²⁶ 来自渔埠村会计孙老先生的口述。传说，孙老爷（孙臆）平易近人，不讲究吃穿，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负担，自己住在一座小庙。

*参考文献

- [1]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 [2]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 [3]《昌邑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邑地名志》，济南：山东新华印刷厂，1987年。
- [4] 刘铁梁：《作为公共生活的乡村庙会》，《民间文化》，2001年第1期。
- [5] 宋兆麟：《中国民间神像》，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
- [6]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坊新闻出版社，1996年。
- [7] 岳永逸：《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 [8] 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

- [9] 张士闪主编：《中国节日志·春节（山东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
- [10] 周来邵纂修：《昌邑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本。